

北宋刻递修本《汉书》

此书历经毛晋汲古阁、季振宜、徐乾学、黄丕烈递藏，前人称为“北宋景祐”(1034~1037)监本。半叶10行，行19字，注文小字双行，行25~28字不等，白口，左右双边，字体宽博端重，有元倪瓚及黄丕烈、顾广圻跋。顾广圻为黄氏藏书撰《百宋一廛赋》所称“汉书特善，清秘留将，是曰景祐，戛乎弗亡”，清代学者钱大昕、王念孙所谓北宋景祐本《汉书》，皆指此书而言。今以书中刻工考之，原书是否景祐间刻，尚可再议。书中刻工牛实、徐高等，皆南宋初年杭州地区名匠，又徐雅、汤立、洪吉、董明等，皆见于绍兴初年刻《思溪藏》。此书黄氏藏有两部，另一部不全，内多补版。补版刻工有程保、王文、孙生等，均系南宋初年人，则此书原版当刻于北宋后期，即据北宋监本复刻，而非景祐监本。书中《五行志》后有“对勘官知福建长乐县主管劝农公事刘希尧”衔名一行，明正统八年刻本《汉书》行款与此本同，亦有此一行，此书似当是福州官版，而又有杭州刻工，或浙、闽两地刻工，常通力合作。此书刻版时间、地区一时尚难确定，有待后人考证。

此本传世二部，清中叶俱归黄丕烈，一部全，有贞元、仲雅、籛露堂图书印、云间潘氏仲履公图书、汲古阁、毛晋秘籍、毛氏奏叔、隐湖毛表图书、季振宜印、沧苇、御史之章、乾学、徐健庵、士礼居、复翁、老菴、百宋一廛、广圻审定、思适斋、汪士钟印、阆源真赏、铁琴铜剑楼等印，即《百宋一廛赋》著录之本。早年自铁琴铜剑楼散出，为陈清华所得，今归北京图书馆。另一部不全，亦黄氏所藏，黄丕烈初写目录，后归张蓉镜、丁日昌递藏，有李兆洛、钱天树、孙云鸿跋，由丁氏归商务印书馆涵芬楼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，涵芬楼藏书捐献国家，今藏北京图书馆。

(冀淑英 林小安文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)

汉书一百卷 (汉)班固撰 (唐)颜师古注 北宋刻递修本(卷三十配宋庆元元年建安刘元起刻本、卷三十九配宋嘉定蔡琪家塾刻本)，倪瓚、黄丕烈、顾广圻跋，框高22厘米，宽15.5厘米，每半叶十行，行十九字，小字双行二十六至二十七字，白口，左右双边。中国国家图书馆藏。

班固(32—92)字孟坚，扶风安陵(今陕西咸阳)人。《后汉书》有传，称其“九岁能属文，诵诗赋，及长，遂博贯载籍，九流百家之言，无不穷究”。其曾祖班况，成帝时为越骑校尉；祖父班稚，哀帝时为广平太守。因此，“家有赐书，内足于财”。其父班彪，字叔皮，喜著述，鉴于《史记》对太初(前104)后之事无载，而前人所做续篇又“其言鄙俗，不足以踵前史”，于是采集前代遗事异闻，作《后传》六十五篇，续补《史记》，以斟酌前史而评论得失。建武三十年(54)，班彪去世。班固以《后传》记述前代史实不够详尽，承父志，在《后传》的基础上编撰《汉书》。班固编著期间一度因有人上书明帝，告发他“私改国史”而入狱。其弟班超为其辩白，明帝在

看到班固书稿后，赏识其才华，任命为兰台令史，与前睢阳令陈宗、长陵令尹敏和司隶从事孟异一起，完成《世祖本纪》，并因此升为典校秘书。其后，班固又撰功臣、平林、新市、公孙述等事迹作列传、载记二八篇，皇帝阅后颇为赞赏，令班固继续完成《汉书》的编撰工作。二十七岁到五十七岁，前后三十年，班固终于完成了《汉书》中绝大部分内容的编撰。和帝永元初年（89），班固受牵连，再次入狱，六十一岁死在狱中。

班固辞世时，《汉书》的八《表》和《天文志》尚未完成，汉和帝下令由班固之妹班昭续写，马续协助班昭作《天文志》。《汉书》经班彪、班固、班昭、马续四人之手，历时三四十年最后完成。

颜师古（581—645），字籀，一说名籀，字师古。唐雍州万年（今西安东北）人，齐黄门侍郎颜之推之孙。博览群书，尤精训诂。隋末为安养尉，高祖入关，谒见长春宫，授朝散大夫。累迁中书舍人，专掌机密。太宗初，擢中书侍郎。曾在魏征荐举下参与《隋书》的修撰工作，同时考定五经，多所厘正，颁其书令天下习。其所注班固《汉书》、《急就章》等，大行于世。终秘书监、弘文馆学士。

《汉书》自古号称难读，古字古训与后世颇多不同，唐以前为此书作注者有二十三家，然彼此互异。颜师古汇集二十三家注，纠谬补缺，颜注重音读，消除了一些文字音义上的障碍。其集注在先，从“师古曰”以下，断以己意，肯定或否定旧说，有的重新注释，但史实考据较少，这也是由《汉书》本身的特点决定的。颜注《汉书》以其解释详明，取材广博，摘录精确，抉择审慎，论证严谨，深为学者所推重。从问世以来，便始终与《汉书》合刻，不可替代。其后只有清王先谦《汉书补注》征引六十七家，且准确恰当，集前人大成，与颜注可同为《汉书》研究的基本依据。

《汉书》问世后，深受东汉政权推崇，士人争相抄阅，传世抄本较多，雕版印刷发展后，又多镂版刊行。今可考的版本最早应为宋太宗淳化本，此后真宗、仁宗朝对国子监刻《汉书》又进行多次校勘，景祐元年（1034）至二年（1035），秘书丞余靖上言，国子监所印两汉书文字舛讹，恐误后学。仁宗因诏余靖、王洙等勘正，此次对《汉书》的勘正，共“增七百四十一字，损二百一十二字，改正一千三百三字”。

本书是现存《汉书》最早的版本，因书末有景祐余靖的上言，很久以来均被认定为景祐国子监本。赵万里在《中国版刻图录》中否定了这一观点：“此书嘉道间藏黄丕烈家，《百宋一廛赋》著录。黄氏别藏一本，内多补版，补版刻工程保、王文、孙生等人，绍兴十九年又刻福州开元寺《毗卢大藏》。程保等既是南宋初年人，则此书原版刻于北宋后期，即据北宋监本覆刻，而非景祐监本，当是事实。”（赵先生提到的黄丕烈收藏的另一部《汉书》今亦藏中国国家图书馆）的确如此，第一，本书的刻工牛实、董明、徐高等，皆南宋初年杭州地区名匠，既生活在南宋初年，故此书不可能刻于百余年前的景祐年间。第二，本书避讳字仅至钦宗讳字“桓”，而此后的高宗赵构的构字



未见避讳，亦可证此书刻于北宋末年比较恰当。为据北宋监本覆刻的版本，而不是景祐刊本。

此书卷二十二末有“学生席珍斋谕何霆校勘”一行，卷二十七《五行志》后有“对勘官左通直郎知福州长乐县主管劝农公事刘希亮”衔名一行，补配的卷二十九末有“右将监本、杭本、越本及三刘、宋祁诸本参校，其有同异并附于古注之下”，卷八十一等卷末有“景祐四年三月廿三夜手校毕……南本参定……康定二年用浙本再校”等字样，可证此本景祐以来陆续校订，刻于北宋末年，或已进入南宋初年。李心传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卷四“监本书籍”条载，尚书郎张彦实在绍兴九年（1139）九月曾说“正史无《汉书》”，盖指南宋临安国子监藏书。此时正是本书刚刚雕印后不久，殆尚未运来国子监收藏。

此《汉书》为《百衲本二十四史》影印底本，字体宽博，书上钤有“汲古阁”、“季印振宜”、“徐健庵”、“士礼居”、“汪印士钟”、“铁琴铜剑楼”、“祁阳陈澄中藏书记”等藏印。

（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 陈红彦《中华再造善本提要》）